

北京市
文化精品工程
重点项目

豐澤園



最具诚意、最有文化底蕴、最励志的年代大戏
《乞丐大掌柜》同名原著小说！

谷智鑫、何冰、杨立新、梁冠华、原雨、韩童生、张光北、王雷群星闪耀
郭达、倪大红、莫岐、李勤勤、李梦男、黄薇、王丽云、方清平、吕中重磅加盟

团结出版社

豐澤園

乞丐大掌柜

张旸◎著

最具诚意，最有文化底蕴，最励志的年代大戏
《乞丐大掌柜》原著同名小说！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乞丐大掌柜 / 张旻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126-1557-1

I. ①乞…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65698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毫米×240毫米 1/16开

印 张: 17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 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1557-1/I.944

定 价: 35.00元

(如果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第一章 逢乱世二楼争斗	0 0 1
第二章 小乞丐喜遇贵人	0 1 0
第三章 初生犊不谙世事	0 1 5
第四章 小跑堂备受刁难	0 2 2
第五章 大小姐芳心暗许	0 2 9
第六章 栾学堂大胆救场	0 3 4
第七章 栾学堂接母进京	0 4 1
第八章 济丰楼再遭劫难	0 5 0
第九章 望德楼被挖墙根	0 5 7
第十章 姚氏夫妇起冲突	0 6 3
第十一章 望德楼陷入旋涡	0 6 9
第十二章 贞烈女青楼卖艺	0 7 7
第十三章 因缘际会定终身	0 8 8
第十四章 护情郎大闹饭庄	0 9 7
第十五章 杠头贩荣升掌柜	1 0 9
第十六章 新开张丐帮胡闹	1 1 6
第十七章 为经营集思广益	1 2 6
第十八章 餐饮赛各显神通	1 3 3



第十九章 求贤才绞尽脑汁	1 3 9
第二十章 丰泽园力压群雄	1 4 7
第二十一章 养鸡场飞来横祸	1 5 9
第二十二章 私买府院遭斥责	1 6 6
第二十三章 济丰楼掌柜易主	1 7 2
第二十四章 老板娘智擒奸细	1 7 5
第二十五章 青梅竹马相离别	1 8 3
第二十六章 厉秋晨不择手段	1 8 9
第二十七章 日本军进驻皇城	1 9 3
第二十八章 强学艺矢野刁难	2 0 1
第二十九章 屋漏偏逢连夜雨	2 0 8
第三十章 保国粹堂倌丧命	2 1 7
第三十一章 金字招牌被觊觎	2 2 8
第三十二章 施巧计铤而走险	2 3 5
第三十三章 为生存忍辱负重	2 4 1
第三十四章 设埋伏巧救人质	2 5 1
第三十五章 拨开云雾见月明	2 5 7

逢乱世二楼争斗

1919年，是极其不太平的一年，空气中包裹着各种游行队伍发生的呼喊声。大街上游行的队伍不断壮大，冲突事件连绵不断。

虽然局势动荡，但对于生意人来说，还得照常开门做买卖。这里是北京前门最繁华的商业街——珠市口，街道两边店铺林立，都是有名的大商号。鲁菜名店济丰楼就在这条街道上。今儿个是济丰楼开业五周年，一大早起来，掌柜汪德甫就穿着干净整齐的长衫站在门口迎宾了。门外自然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围观的老百姓人山人海，都伸着脖子往店里看。临近晌午，宾客们陆续来到。

“哎哟，乔二爷，您吉祥！”汪德甫笑呵呵地冲着一个刚下人力车的人拱手。

那被称乔二爷的笑咧咧地递出一个帖子：“我说汪胖子，你还真是有两把刷子，自打你接了老厉掌柜的班，这济丰楼

让你弄得有声有色，现在这四九城说起济丰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站在汪德甫旁边的徐永海赶紧将帖子接了过去：“谢乔二爷，祝乔二爷吉星高照，财源广进。”

汪德甫再次拱了拱手：“那是乔二爷您这样的主顾抬爱，您里面请着。”说着将乔二爷请了进去，然后看了看斜对面，挑衅的笑意在眉梢荡开。

望德楼的掌柜钱广润一直站在门口，见那束隔着马路射过来的目光，拱了拱手表示致意，但心里却老大不痛快。

望德楼和济丰楼一样，都是北京城里的鲁菜名店，要说平时，济丰楼也没望德楼热闹，而今天济丰楼这店庆一搞，望德楼可就算是门可罗雀了，换了谁心里都高兴不起来。

返回屋里，钱广润气呼呼地来回走着，这一早晨他已经看清楚了，但凡能搭上话的，汪德甫全都送了帖子。这个汪胖子，是摆明了要借这个机会压望德楼一头。

“要不咱也搞个店庆？按说咱生意可是比济丰楼强多了。”堂倌周大嘴拎着一壶茶过来。

钱广润一屁股坐下，摆了摆手：“咱不费那个心思，让你打听的事问清楚没有？”

“问清楚了，一会儿准保到对面去。”周大嘴放下茶壶说。

钱广润拿起茶杯抿了抿，疑惑：“这会儿学生闹得正欢呢，他吃了豹子胆，还敢来珠市口？”

“可不是，听说是警察局的胡局长护着呢！”周大嘴说。

“学生为什么闹？就连吴佩孚都通电全国反对巴黎和会，他汪德甫有多大脑袋敢扣这个屎盆子请章宗祥来吃饭？别说胡济祥，就是天王老子也保不了他！”钱广润越说越激动，“店庆？我就让他好好热闹热闹！叫曾师傅，咱也准备准备，给汪胖子送份贺礼！”

宾客们陆续到来，汪德甫迎前跑后，忙了个不亦乐乎，眼看就要开席了，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永海，二爷哪儿去了？我这前面都招呼半天了，他怎么

连个影子都看不见，是不是又去遛鸟了？”

徐永海：“掌柜，您不知道？快晌午的时候，夫人打发人把二爷叫回去了，说是二奶奶要生了。”

“嘿！瞧瞧赶的这寸劲儿。”

“这也是双喜临门不是，这个场面少不了二爷，二爷肯定一会儿就回来了，您放心。”徐永海说。

汪德甫又抬头看了一眼对面的望德楼：“咱济丰楼一直被望德楼压着一头，能不能扳回这一局就看今天了。”

“后厨厨师傅的福禄寿喜定是要博个彩头的，今儿个这么多贵人来尝，等明儿肯定红遍全北京。”听了徐永海的话，汪德甫得意地笑了笑，回头对锣鼓队大喊：“蔫了？响起来！”

厉秋辰拎着鸟笼子踱着方步从济丰楼的后厨走了进来，厨房的小伙计武兴官赶紧接过鸟笼子：“我说二爷，前面可热闹呢，您怎么从后厨门进来了？”一边说着，一边把鸟笼子挂了起来。

厉秋辰有些厌恶地看了一眼小安子抬着的一筐剩菜剩饭，捂着鼻子说：“我就这样带着鸟笼子的话，到前面给我姐夫碍眼啊？怎么样了？都齐全了？”

“您放一百个心，师父的手艺，差不了。”武兴官毕恭毕敬地说，“您快过去看看吧，掌柜的还等着您去帮忙呢。”

“我那个姐夫啊，现在才知道济丰楼少不了我厉秋辰！有能耐他自己张罗着啊！”说着，厉秋辰整理了一下衣服，一边往前面走，一边指着厨房，“你们都看得清楚，就他装傻充愣，你说他什么时候给过我好脸色？今儿个我夫人在家生孩子，我倒好，还得赶回来忙前忙后的，成碎催了我！”

小安子和武兴官俩人抬着一筐剩菜剩饭从济丰楼的后门走了出来。武兴官一边把筐放下，嘴里一边磨磨叨叨：“谁会来后厨看？师父也真是，这是咱的活儿吗？可臭死我了！”

“只要是师父吩咐的，就得做！”小安子气喘吁吁地放下筐，看了武兴官

一眼，转头走了进去。

“就你听话！”武兴官没好气地说着，也走了进去。

俩人刚走，几个小乞丐就冲了上来。一个年纪较小的小乞丐刚拿起半个馒头，就被一个稍大点的乞丐抢了去，当他再回头看那两个筐子的时候，里面能吃的东西已经被抢了个干净。旁边另一个小乞丐拿着捡来的半个烙饼，看着快要哭了的小乞丐，撕开烙饼，递过去一半：“吃吧，你叫啥？”

小乞丐接过烙饼，抹了抹眼睛：“我叫小赖子，你呢？”

“狗剩儿。”

“这算啥名？狗生的？”小赖子咬着烙饼，奇怪地问。

“呸呸呸，”狗剩儿吐了几口，笑着说，“是狗剩儿，不是狗生！”

一辆汽车停在济丰楼门口。警察局长胡济祥从前门下来，毕恭毕敬地打开后门。一个身穿西装，头戴白色礼帽的人慢悠悠地从车里走了出来。

汪德甫忙活了一上午，等的就是这位重要的贵宾——章宗祥，他赶紧小跑着迎接：“章先生，贵客贵客，章先生能莅临小店，真是蓬荜生辉啊……”

章宗祥抬起头打量了一下济丰楼，对着汪德甫拱手道：“恭喜汪掌柜，恭喜济丰楼。”说着，向旁边示意了一下，胡济祥从车里拿出来一个礼盒递了过去：“我说汪掌柜，这可是章先生专门给你带的日本糕点，一会儿你可得好生伺候着。”

汪德甫毕恭毕敬地接了过去：“不敢当，不敢当啊……”

这时，厉秋辰急匆匆地走了出来，笑呵呵地对章宗祥拱手：“哎哟，章先生，有日子没见，这气色真是越来越好了，满脸红光，只怕是又要高升了吧？到时候济丰楼一定摆宴给您好好庆祝庆祝……”

“高升？”章宗祥无奈地说，“学生们这么闹，我都打算归隐了。”

“穷学生能懂什么国家大事？咱中国多一个学生不多，少一个学生不少，可不能没有您章先生啊。”厉秋辰谄媚之态尽显。

“来了？”钱广润看着跑进来的周大嘴惊讶地问。

周大嘴点点头：“正在门口说话呢。”

“好！”钱广润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也该他汪德甫出洋相。你去给学生头儿送个信儿，就说章宗祥在济丰楼吃饭。”

周大嘴转身走了出去，钱广润兴奋地踱了几步，然后叫来两个伙计抬着一块牌子放在了望德楼门口，牌子上写着：“商家爱国，还我青岛，爱国学生半价！”

指挥伙计摆好牌子，钱广润看了看对面，汪德甫等人正跟章宗祥寒暄。

“爱国学生半价？我说钱掌柜，您这是唱的哪一出？”一旁有人问。

钱广润一拱手，故意高声说道：“咱中国都啥样了？咱做生意的不能没有表示不是？我钱广润也是爱国的”，说着，看了看对面的济丰楼：“青岛没了！咱山东馆子脸上没光啊！咱也是爱国商人，只要爱国学生到我的望德楼吃饭，一律半价！”

“好！钱掌柜，有骨气！”旁边众人鼓起了掌。

章宗祥正要迈步往里走，听到这番对话，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汪德甫显得有些尴尬。厉秋辰则是满脸堆笑：“章先生，这街面上鱼龙混杂，难免有些苍蝇恶人，咱别外面站着了，您里面请，我给您沏上好的龙井。”说着，拉着章宗祥走了进去。

刚把章宗祥等人安顿好，徐永海急匆匆地跑了进来：“掌柜的，姚先生来了。”

汪德甫赶紧就往出走：“哎哟，大股东可算来了。”

说着话走出店门，正赶上姚泽圣从一辆人力车上下来，后面还跟着一个伶俐的小女孩。汪德甫马上迎了过去：“姚先生，您可来了，可就等您了。”

姚泽圣拍了拍身上的土：“家里还有些琐事，老汪，听说为了这个庆典，你可把北京数得着的人物都请来了。”

“看您说的，我的面儿可没那么大，这济丰楼最大的贵客就是您。”汪德甫说着转向旁边的小女孩：“珍珍也来了，几个月不见，又高了。”

“几个月不见，你可又胖了。”姚珍珍调皮地说。

几个人正打算进店门，一生长衫，一副清朝遗老遗少装扮的人走了过来：“汪掌柜！”

“贝勒爷，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说着，俩人还行了一个清朝旗人的躬

膝式见面礼。

“这又不是紫禁城，用得着这么大礼吗？”看着俩人的样子，姚珍珍有些厌恶地说。

“祖宗的规矩，可不能废了。”关贝勒行完礼，一脸严肃地看着姚珍珍。

姚珍珍撇了撇嘴没理他，转头对着姚泽圣说：“爸爸，那边有卖绒花的，我去看看。”说完，自顾自地向街对面跑去。

姚泽圣看着自己的宝贝女儿，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又对汪德甫说：“既然是店庆，我也不能坏了规矩。秀才人情纸半张，我带来一副对联。”说着，拿出一副对联。

汪德甫双手接过，打开，只见上面写着：“烹调佳肴万类，创建基业百年。”

关贝勒也凑上来仔细看了看：“呦，这可是李琦的墨宝。”

“关贝勒不愧是行家。”姚泽圣笑了笑，平淡地说。

“李大才子谁人不知啊？”关贝勒比画着说道，“他的字当世堪称一流，连当今圣上都在练他的字。我觉着这几天圣上的字颇有精进，这要早几十年，以万岁的聪明才智，一定可……”话还没说完，就被汪德甫打断：“贝勒爷，这都民国了咱就不说那个了，里面请，里面请。”

汪德甫看着走进去的关贝勒，有些不悦地说：“姚先生您有所不知，我就没给这位爷下帖子，得，这是上门蹭食的！说是贝勒爷，可现在家境连个平常商贩都比不上。”

“来的都是客嘛，这关贝勒常在宫里走动，眼光还是有的。食客是饭店的衣食父母，济丰楼要兴旺，必须把这些客人伺候好。你不是准备了福禄寿喜吗？关贝勒是京城有名的美食家，你也应该多向他请教，不妨也听听他的见解。”姚泽圣说着，和汪德甫一起走了进去。

姚珍珍拿着两个绒花看来看去，正不知道如何选择，突然她手里的荷包被拽走了。姚珍珍吓了一跳，立刻就意识到自己这是遭抢劫了，边追边喊：“贼，抓贼啊！”

狗剩儿和小赖子刚吃完那半个烙饼，正在大街上溜达呢，就碰到了这场

面。狗剩儿豪气顿生，挥着拳头冲着那小流氓冲了过去，俩人顿时厮打在一起。小赖子在旁边看傻了眼，迟疑了一下，也加入了作战。那小流氓眼看就要被抓住，心里着急，抓起一块石头砸在狗剩儿头上，狗剩儿脑袋顿时起了个大包，还流出了点血，但还是死死地抓着那个荷包不放。这时候姚珍珍也跑了过来，那小流氓放开荷包一溜烟跑了。

姚珍珍接过荷包，抬头看见了狗剩儿头上的血：“哎呀，你流血了。”说着拿出手绢就擦。狗剩儿的脸上像被火烧了一样，红红的。

“不行。”姚珍珍一边擦着一边说，“我得带你去看大夫！”

“多大点事儿！”狗剩儿把姚珍珍的手推开，然后学着大人的样子一拱手，“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然后拉着旁边的小赖子潇洒地走了。

姚珍珍气喘吁吁地回到济丰楼，宴席已经开始了，姚泽圣看她慌张的样就问。

姚珍珍小声地告诉了父亲刚才发生的事。

“老实坐下，别再乱跑。”姚泽圣嗔怒的语气中夹杂着怜惜。

菜一道一道地上着，济丰楼的大厨陈焕章正给大伙介绍菜，钱广润带着望德楼的大厨曾念安提着一个食盒走了进来，周大嘴怀里抱着一个用布蒙着的東西跟在后面。

钱广润笑着对众人拱了拱手：“好热闹啊，我钱广润给各位爷请安了，今儿是个好日子，我是不请自到，专门来给汪掌柜道喜的。望德楼跟济丰楼对门，更是同行，同行之间送钱财之物就显得太见外了，就给各位爷添道菜，添添喜庆！汪掌柜，您可别见怪啊！”说着，接过曾念安手中的食盒放在桌子上，揭开盖子，里面是一个萝卜拼盘。

历秋辰有些纳闷地问：“钱掌柜，您什么意思？”

“汪掌柜用心良苦，肯定是请各位爷吃了山珍海味，望德楼不敢夺人之美，就请各位爷尝尝小店这道群英荟萃，给各位顺顺气，清清口。在座的都是各界精英，望德楼这道菜也是应景儿，请各位爷品尝。”听了钱广润的话，所有人都面面相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汪德甫气呼呼地看着钱广润：“你这就太不地道了，我济丰楼宴请各位爷你捣什么乱？不请自到也就罢了，还拿着一盘萝卜皮，你这是要砸场子吗？”

“不敢，不敢！”钱广润呵呵一笑，“听说了您济丰楼的福禄寿喜，我跟曾师傅也是好奇，就过来看看”，说着，转头对旁边的曾念安说：“我说曾师傅，陈师傅的手艺不差，您看这菜怎么样？”

曾念安走过去看了看：“算是用了心的，不过话说回来，要是关着门琢磨几道菜就能声名鹊起，这北京还不家家都是招牌菜！是吧，陈师傅？”

陈焕章抱了抱拳：“受教了，小小手艺，比不得曾师傅的葱烧海参。”

厉秋辰也怒了，站起来说道：“我说钱广润，你望德楼招牌再响，可也是后起，是不是之秀还算不上呢！轮不到你在这儿信口雌黄！”

“是吗？”钱广润指了指席位上的姜云国，“这要是论资排辈，咱谁也比不过姜老板的齐福楼不是？我可真的是一番心意，请各位爷过目，这是我给汪掌柜送的第二份礼！”说着揭开了周大嘴怀里东西的布，里面是一块匾额，上书四个大字——“开业大吉”，只不过用的不是红纸而是黄纸。

众人心知肚明，送黄纸，这分明就是咒他们这饭店往黄了开，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钱广润看了看愕然的众人，一拱手：“今儿济丰楼请的都是贵客，我不请自来就是想请各位爷给望德楼评评理，两年前望德楼开业，这块匾就是汪掌柜差人送过来的，当时姜老板也是在场的。”

众人又把眼光移向姜云国，姜云国咳嗽了两声：“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钱掌柜，你又何必呢！”

“不是我记仇，”钱广润说，“两年来我钱广润也算是卧薪尝胆了，前门珠市口这一块，说起望德楼，总能压着济丰楼一头吧，所以今日将匾完璧归赵。汪掌柜，我就祝您济丰楼福禄寿喜，财源滚滚了！”

汪德甫满脸通红，指着钱广润，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今儿个来，就是想跟汪掌柜讨一个说法。”钱广润咄咄逼人地看着汪德甫。

“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说钱掌柜，算了吧。”姜云国在旁边打着圆场。

“得，”钱广润看了看满脑袋汗的汪德甫，对众人一抱拳，“看在诸位贵宾的面儿上，这事就这么过了，告辞！”说完，带着曾念安、周大嘴走了出去。

刚才的气氛被钱广润这么一闹，顿时没了热闹劲儿，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姚泽圣一脸阴沉：“汪掌柜，你怎么会送这么一块匾过去？”

汪德甫尴尬地说：“那时候他望德楼从我店里挖人，我才……”

“人往高处走，你留得住的别人想挖也挖不走！生意不是这么做的。回头你得给钱掌柜赔个不是。”姚泽圣有些生气地说。

“是，是……”汪德甫一个劲儿地点着头。

刚才那一出洋相算是过去了。众人准备再次动筷子时，外面突然闹哄哄一片，徐永海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不好了，学生们来闹事了！”

第二章

小乞丐喜遇贵人

济丰楼的大堂里，学生们已经蜂拥而至，拦都拦不住。

“让章宗祥出来！”

“卖国贼滚出来！卖国贼滚出来！”

章宗祥在包厢里脸色陡变，坐在旁边的胡济祥赶紧起身，到外面看了看，又跑了回来，趴在章宗祥耳边悄悄说道：“章先生，不好了，学生往上冲呢，伙计们顶不住，快走。”

旁边的厉秋辰也坐不住了，赶紧拉起章宗祥：“章先生，安全起见还是走后门吧。”

章宗祥努力保持着沉稳，起身跟胡济祥匆匆忙忙走了出去。

楼下大堂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学生们叫喊着，四处搜寻着章宗祥。

混乱中有人喊了一声：“章宗祥从后门跑了。”

学生们又呼啦啦从后门追了出去。

姚泽圣端着一杯茶脸色铁青，姚珍珍

则兴高采烈地看着那些学生们，摇着姚泽圣的胳膊：“爸爸，将来我读大学，也要跟他们一样，做一个爱国学生。”

“胡说！”姚泽圣刚要发火，汪德甫苦着一张脸走了进来：“姚老板，让您见笑了，我这五周年庆典算是砸了场子了，我对不住您。”

姚泽圣重重地放下茶杯，有些愠怒地说：“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局势？这样的人你也能请？要不是看在店庆的份儿上，今日我怎么可能跟他坐一桌！”

“是我考虑不周。”汪德甫陪着笑，心里却特别不是滋味，他也没想到会弄成这样一个局面。

姚泽圣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语重心长地说：“商人经商赚钱天经地义，可是到什么时候也得想着点，什么钱能赚，什么钱不能赚；什么人能交，什么人不能交。我是济丰楼的股东，济丰楼名誉要是弄糟了，我脸上也没光是不是？”

“是，是。姚先生您消消气，我让后厨再给您备一桌……”没等汪德甫说完，姚泽圣就站了起来：“都这样了，我还吃得下吗？”说完，拉着姚珍珍走了。

送走姚泽圣父女，汪德甫一回头，却发现自己家饭店门口贴了“卖国饭店”的条子。

“谁干的？这是谁干的？”汪德甫大发雷霆。

“那帮学生啊。”徐永海在旁边解释。

汪德甫这个气啊，回头看对面，只见钱广润站在门口正扶正“学生半价”的牌子，大门上写着“爱国饭店”四个大字。见汪德甫看过来，钱广润得意地拱了拱手。汪德甫的脸变成了猪肝色，狠狠将纸条撕下扔在地上踩了几脚。

汪德甫相当清楚，今天学生会来闹事，都是钱广润搞的鬼，先带着曾念安砸了他的排场，接着让学生大闹济丰楼，这一手玩得可够漂亮的。他汪德甫辛辛苦苦搞这个店庆，算是全砸了，他这老脸算丢到家了。

他气呼呼地走进店里，厉秋辰正在算账呢，看见汪德甫，赶紧过来安慰：“姐夫你放心，这仇我记下了，他望德楼往后就别想开踏实了！”

“你能有啥办法？”汪德甫没好气。要不是这小子两年前出的那个馊主意，今几个钱广润也不至于如此。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放心，总有一天我能给你出了这口气，到时候，

我让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厉秋辰正说着，一个小伙计急匆匆地走了过来：“二爷，您快回去瞧瞧吧，二奶奶只怕是不行了……”

姚泽圣父女从济丰楼出来，刚走不远，就看见前面很多人围在一起，好像是在打架。姚泽圣不由得皱了皱眉头：“今儿个怎么哪儿都是乱糟糟的？”

姚珍珍好奇地凑了过去，发现是一群小乞丐在打架，挨揍的那个人正是之前帮她抢回钱包的狗剩儿。

原来，关贝勒的夫人带着女儿关雅丽在这儿摆了个粥摊施粥，大家本来好好地排着队，狗剩儿或许是饿急了，绕过排队的众人拿了两个馒头就跑。这些排队的人可都不干了，追上来按倒就打。关夫人母女和旁边一位二十多岁却一副寡妇打扮的卖鱼头泡饼的鱼头孙费了好半天劲儿才劝开。挨了揍的狗剩儿像个没事儿人似的，笑嘻嘻地从地上爬起来，还往嘴里塞那早已经沾满了土的馒头，关雅丽一把打掉，然后又重新拿了一个干净的馒头递给他。狗剩儿转身走时，发现姚珍珍挡在面前，刚想绕开，被她一把拉住：“你不记得我了？”接着她回头对姚泽圣说：“爸爸，他就是中午帮我抢回钱包的小英雄。”

姚泽圣看着狗剩儿，赞许地点点头。

狗剩儿这时候才想起来，指着姚珍珍：“啊，是你啊！”

姚泽圣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刚才那些人打你，你怎么不还手？”

狗剩儿一拍胸脯：“是我抢了馒头，错在我，大丈夫不亏天不亏地不亏理，刚才是我不对，该打。”

正说着，关雅丽拿着毛巾走了过来让他擦擦伤口。

狗剩儿连忙摇手：“不用了，不用了，我脏。”

关雅丽抿了抿嘴笑了：“你还知道脏啊！满脸青一块紫一块很好看是不是？”说着把毛巾递给他，回头看见了旁边的姚泽圣，忙道了个万福。

姚泽圣一时没认出来，旁边的姚珍珍倒是想起来了：“啊，我记得你，关贝勒家的小姐。”

关雅丽笑了笑：“难得姚小姐记性这么好。”

姚泽圣这时候才想起来，也笑着说：“我说呢，原来是关贝勒的千金，不